



●貝拉·塔爾與蘇牧惺惺相惜。受訪者供圖

電影大師貝拉·塔爾「謝幕」



●貝拉·塔爾近日與世長辭，享年70歲。網上圖片

把脈時代 精神長鏡哲思不息

貝拉·塔爾1955年出生於匈牙利佩奇的藝術家庭，父親從事戲劇與電影布景工作，母親是影劇提詞人員，家庭氛圍的熏陶讓他自幼與影像藝術結緣。16歲時，他便用超8毫米手動攝影機拍攝了關於吉普賽人的紀錄片，顯露出對真實生活的敏銳凝視與創作天賦。1977年，《家庭公寓》正式開啟其導演生涯，隨後《積木人生》《詛咒》等作品以冷峻筆觸剖析社會病灶，分別斬獲第35屆洛迦諾電影節特別提及獎、歐洲電影獎最佳青年電影獎提名，成為匈牙利社會現實的銳利影像註腳。

蘇牧讚塔爾為「銀幕醫生」

在數十年創作生涯中，貝拉·塔爾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拉斯諾霍爾卡伊·拉斯洛的合作堪稱「文字與光影的孿生」，二人聯手打造了多部影史經典，構建起獨特的敘事體系。1994年的《撒旦探戈》成為其創作的關鍵轉折，這部耗時四年拍攝的作品，以7個半小時的黑白影像、150餘個長鏡頭，按探戈舞步般的六進六退節奏，描摹集體農場的消亡與人性的掙扎。美國藝術評論家蘇珊·桑塔格盛讚其「每分鐘皆雷霆萬鈞，引人入勝」。

此後，《鯨魚馬戲團》的荒誕隱喻與2011年收官作

《都靈之馬》的存在之思，徹底完成社會批判向哲學層面的超越。《都靈之馬》以反向創世紀的7天敘事，借父女與倔強老馬的生存困境，叩問人類存在的終極意義，斬獲第61屆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，也成為他影前的巔峰之作。蘇牧評價其為「電影的珠穆朗瑪峰，是對人類世界的俯瞰」，恰如其分地道出這部作品的思想分量。

「長鏡頭裏有生命的完整重量」，這是貝拉·塔爾在河傳研討交流會上分享的核心觀點，也是其影像體系的靈魂所在。他曾解釋：「演員們離不開正在拍攝的戲，他們無法逃避，當攝影機開機，所有人的節奏變得一致，在同一時空呼吸，大家成為一體時，這場戲才真正成立。」這種鏡頭語言絕非單純的技術炫技，而是對生命本真的敬畏與尊重。

引導學生創作以自身經歷為源

在貝拉·塔爾的長鏡頭中，時間與空間被完整保留，沒有刻意的剪輯中斷，沒有多餘的敘事干擾。一匹馬的喘息、一滴雨的墜落、一盞燈的熄滅、一面牆的靜默，都被賦予紀念碑式的莊嚴。他認為：「生活中的一切細節都有意義，電影並不完全等於故事，我們的生活是在特定時空裏自然發生的，那些看似無關

的元素，恰恰構成了生命的質地。」蘇

牧曾評價：「貝拉·塔爾的電影像醫生，凝視生活的苦難，剖析現實、對症下藥，這種高度和精神力量是很多導演沒有的。」

貝拉·塔爾曾反覆強調：「拍電影要回歸生活本身，先學會生活、熱愛生活，才能講好故事。」2011年，貝拉·塔爾宣布息影，此後便轉身投入電影教育事業。他不僅出任薩拉熱窩「電影·工廠」電影學校的教授與課程主管，更在全球多所電影學院擔任客座教授，「電影的未來是年輕人的。」這句他常掛在嘴邊的話，正是他將全部精力傾注於青年電影人培養的初心所在。

在對河傳學生進行專業指導上，他從不刻意傳授拍攝技巧，只執着引導學生「拍自己生命中經歷的事」。他還直言反對模仿，告誡後輩：

「千萬不要模仿我的方法，每個人都得用自己的方法來學。」

如今，大師雖已遠去，但那匹倔強的「都靈之馬」留下的精神火種永不熄滅。那些黑白影像中的哲思，那些長鏡頭裏的生命重量，終將跨越時空，成為影壇不朽的精神圖騰，照亮未來的創作之路。

●《都靈之馬》叩問人類存在的終極意義。
網上圖片

序章

●魏夢陽珍藏貝拉·塔爾的簽名。

受訪者供圖



塔爾在華遇知音啟迪新影人 蘇牧：偉大的電影是預言

「得知塔爾離世的消息，我腦海裏立刻浮現出放映《都靈之馬》的場景，他坐在輪椅上，目光依然銳利，就像他的電影一樣，直擊本質。」蘇牧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，言語間滿是緬懷。

蘇牧與貝拉·塔爾的緣分始於《都靈之馬》。「那個黑白鏡頭裏老馬緩步走來的畫面一下子就把我驚住了。」蘇牧回憶道。隨後，他在北京電影學院開設專題課程講解貝拉·塔爾的作品，並在課堂上許願邀請導演來華交流。沒想到，台下一位匈牙利留學生維多利亞主動牽線幫忙，促成了2016年貝拉·塔爾的首次中國之行。

塔爾主動讓賢顯格局

「那次我們放映《撒旦探戈》和《都靈之馬》，座位坐滿了，地上也擠滿了人，他的電影在中國找到了知音。」蘇牧回憶，這種盛況讓在歐洲「觀眾寥寥」的貝拉·塔爾倍感驚訝。蘇牧坦言，邀請貝拉·塔爾有兩個目的：一是讓貝拉·塔爾知道「中國有人能看懂、喜歡他的電影」，二是希望這位大師繼續拍片。只可惜，第一個目的達成了，第二個卻永遠落空。早在2011年《都靈之馬》首映後，貝拉·塔爾就宣布息影。他曾對蘇牧解釋過緣由：「想說的話已經說完了，想把機會留給年輕人。」

2025年的重逢，成為兩人友誼的最後見證，「就像《美國往事》裏的重逢，充滿了歲月沉澱的情誼。」蘇牧記憶猶新。他記得，貝拉·塔爾當時反覆強調「電影是年輕人的」，希望把機會留給後輩。「他主動息影，不是江郎才盡，而是覺得自己想說的話已經說完了，這種主動讓位的格局，其他人很難做到。」

談及貝拉·塔爾對中國電影的影響，蘇牧感受最為真切。「2016年他第一次來中國時，胡波、李睿珺、萬瑪才旦都在台下聽他分享。」蘇牧細數，萬瑪才旦《雪豹》中對生命的關懷，呼應了《都靈之馬》的存在之思；李睿珺《隱入塵煙》裏家庭的艱難，與《都靈之馬》中父女相依為命的內核相通；胡波更是將貝拉·塔爾視為「教父」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中荒誕的象徵手法，正是對《都靈之馬》和《鯨魚馬戲團》的傳承。

「他深刻影響了中國年輕導演的創作軌跡，讓很多人明白，電影可以如此嚴肅地對待時間，如此莊嚴地面對消亡。」

「偉大的電影是預言！」蘇牧語氣沉重卻堅定，他強調，這份精神遺產將永遠照亮影壇。最後，他動情致謝：「感謝貝拉·塔爾先生訪問中國。您的到來，改變了中國觀眾和中國電影。」

勉勵師生扎根生活「做自己」

河傳影視藝術學院教師張鴻斌，全

程參與了2025年貝拉·塔爾訪華的紀錄片拍攝。他表示最觸動於塔爾對生活的熱愛與真誠。面對年輕老師請教創作秘訣，塔爾回答：「首先要會生活，熱愛生活，才能寫好故事，做好電影。」這讓從業十幾年的張鴻斌深受啟發，反思需「回歸自己、回歸現實」，避免陷入「行活」的套路，並在此後的教學中引導學生從自身經歷中尋找創作靈感。

訪華期間，塔爾在河傳成立導演工作室，親自指導學生作品。身體不便的他仍堅持探訪學生作品，態度真誠，讓所有人都深受感動。張鴻斌回憶道，「他教導學生的時候太真誠了，是真的想切實幫助我們解決拍攝、導演中的痛點。」學生們從最初的「手足無措」到「激動不已」，真切感受到大師的平易近人與專業熱忱。張鴻斌表示，會帶着塔爾的

「真誠」，繼續深耕教學與創作，把這份精神傳遞下去。

「日寒月暖來煎人壽」，得知貝拉·塔爾離世後，影視藝術學院學生魏夢陽在備忘錄寫下李賀的這句詩，以寄哀思。2025年4月，他曾隨行參與塔爾訪校工作，深受大師影響。

魏夢陽回憶初見場景：塔爾在北京的酒店門口向他微笑致意，毫無國際大師的架子，就像一位和藹的老者。受塔爾「拍自己生命中經歷的事」的創作理念啟發，魏夢陽曾以初中時因手機引發的家庭小事為期末作業題材，聚焦青少年教育問題。他銘記塔爾所言：「每個人的生活經歷都是最真實的，我們這代有自己的故事，無需模仿別人。」如今，魏夢陽堅守「不觸碰未經歷的題材」，在熟悉的生活中挖掘故事內核，「貝拉·塔爾導演說，電影是年輕人的，我們不能辜負這份期待。」



●何潤東劇中乖戾兇悍

劇內「癲狠」劇外暖男 何潤東現「反差萌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達里）劇集《守護者》結局周高潮迭起，何潤東飾演的Big Boss「周雄」被譽為「癲出新高度」。角色不僅乖戾兇悍，更具「高智能」一面，在尋找原始碼過程中，成功破解棋盤暗藏平板、銀行卡密碼等線索，推動「金融核彈案」劇情。

結局周，何潤東將「瘋癲狠喪」推向極致，其中「打邊爐逼供」場口最具壓迫感。他先皮笑肉不笑邀人質用餐，軟硬兼施套取線索，偶爾露出邪笑，配以恐嚇性對白令人毛骨悚然；而得知答案後突轉暴怒，以外套對人質勒頸，眼神放空

兇狠，青筋暴現的二頭肌更添畫面張力。何潤東擁有184cm高大身形與健碩體格（靠每周四五天、每日兩小時健身維持），為反派氣場大大加分，完全看不出他已50歲。

而劇外的何潤東則是一位「好好先生」，他曾表示每天都會堅持親手為太太預備愛心早餐，也在社交平台分享短片展現劇內劇外的「反差萌」。片段中見他正在洗刷碗碟，面向鏡頭露出友善微笑，之後鏡頭一轉即入戲奸角上身不斷奸笑，令網民大為驚嘆，大讚何潤東正反派都能輕鬆駕馭。



●何潤東在家是十足的「好好先生」。
網上圖片